

楼上楼下

这栋旧住宅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老公房,钢筋混凝土结构,总共六楼,都不装电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公房老了,住在楼内的人也由年轻到渐渐上了年纪。

五楼住着的老医生——周教授,七十有余,较早住在这里的一户人家。前两年脑中风,偏瘫了,上下楼梯不便,提出装一部电梯,楼上好多人也都响应。安装电梯要征求这楼内每户人家的意见,几个月下来,就剩 101 和 103 室没有签字,周教授有点担忧。这两家人都是做生意的,又住底楼,会同意吗?

103 室的经常不在家,有一天,楼组长冷老伯终于撞见了 他,这个叫阿罗的中年汉子挺爽气,立马签字了,没有提任何异议。倒是那个前两年搬来的 101 室那对夫妇,与大家从无来往。那个妇人病怏怏的,也不说什么话,她的那个身材有点臃肿的丈夫,知道冷老伯的来意,立马说,我们不装,我太太有心脏病,说得很干脆,冷老伯十分尴尬。

拖了一个多月,有人嘟囔道,可能这小子想讹人,想捞一点好处?也有人说,有的地方装电梯,还真有住底楼的人向楼上的人索要补偿的。大家面面相觑,议论纷纷。这电梯到底装得成吗?正当周教授和大家仍在忧心忡忡时,冷老伯带来了好消息,他说他让阿罗找了 101 室的那个男人,男人竟然签字了。真不知道阿罗用了什么办法。

电梯装完不久,某一天清早,101 室的妇人倒在了自家门内。家里无人,她呻吟着,却无法动弹。偏巧周教授坐着轮椅顺着电梯,下到了一楼,他听到了呻吟声,迅疾让老伴去叫物业。物业公司来人,帮助把门打开,那个妇人躺在地上,是心脏病发作了。周教授本就是医生,对她采取了抢救的措施,同时打了 120。幸亏周教授出手快,救护车到的时候,那个妇人已经呼吸均匀,眼睛也睁开了。

101 室的男人回来之后,邻居们都对他说,你太太捡回了一条命,这也是你好心人有好报。有人说,你

◆ 安 谅

看你答应签字装电梯了,让周教授能够这么顺利地下楼,这不是老天爷的旨意吗?

那个男人到周教授家叩谢,之后回了家,又拎了一袋东西,悄悄地敲开了阿罗家的门。

这事后来还是冷老伯透露给明人和大家的,说是阿罗当时到 101 室做说客,当场给了那个男人五万元现金,说是大家给他家的补偿费。那男人犹豫着也接受了。那天,那个男人到周教授家去致谢,无意间听到周教授和楼上邻居都夸赞他,不像其他楼住底楼的人家,还说要什么赔偿费。那男人听了心里一悸,脸红一阵白一阵。他也瞬间明白了,这钱是阿罗自己腰包里的,便把五万元现金连同利息都还给了阿罗。

冷老伯从 101 室的男人那里探听到了这个事情,把它传扬开了。大家看阿罗的眼光温暖了许多。这老楼里的人也感觉到他们的心更近了,更暖了。



最好的美食

这一晚,一群朋友,在上海最高的楼宇侃大山。四个男人,三个是富二代,一个是普通人。普通人叫张海。张海靠着自己的努力,一步一步成为他们的座上宾。三个富二代很尊重张海。

本来,今晚张海是不来的,张海明天要休假回太仓老家。

就这么闲扯,就扯到了吃上面。

一个富二代说:“在上海我最喜欢的餐厅,是东湖路上的一家,那里的寿司盛宴真的是一绝,至今想来,美味依然还在嘴边流淌般。”

另一个富二代说:“那个算什么,安福路上有一家,鲥鱼料理的精髓,烧霜后的鱼皮非常脆,而且不硬。吞拿像牛肉一样肥,海胆入口即化。”

第三个富二代摇摇头,说:“跟我吃过的美食相比,你们那两个地方都不算什么。”

两个富二代瞪着眼,说:“你那是什么地方,说说看?”

富二代说:“我吃的地方没有名字,普通的一个联排别墅,但摆上那一桌,天上飞的地上爬的,猴子、穿山甲,甚至有一次,还有虎肉……”

三个富二代的目光落到了张海身上。

张海说:“在我上小学的时候,家里在造楼房。中午,我放学回去吃

午饭。爸妈他们都在忙。奶奶帮我烧好了饭菜,最诱人的就是那道猪脚黄豆汤,那四散飘起的香味,在我还没到家门口,就能闻到了。让我迫不及待地要冲进屋,迫不及待地用汤勺挑起一块大大的猪脚往嘴巴里塞。烧得软软柔柔的猪脚,塞进嘴里就瞬间化开了一样,那味道慢慢地 在嘴巴里沉淀……还有奶奶微笑着坐在我身边,摸着我的头说慢慢吃,不要急不要急,没人和你抢……”

张海说:“初中的时候,因为学校离外婆家近。我就在外婆家吃午饭。午后,我骑着自行车,刚从外婆家门口下来,外婆一准是等在门口了。看到我,外婆赶紧去给我盛饭,满满的一大碗饭,还有满满的一大盘蛋饺。外婆烧的荠菜鲜肉蛋饺,是每天一早外公走路去菜场买的食材,新鲜的猪肉,新鲜的荠菜。轻轻咬上一口蛋饺,那一嘴的鲜美,至今想来都让人无比留恋。再扒拉进几口农村自家种的米饭,嘴巴里被塞得满满的,那美味……外婆会站在我身边,再三问我,饭够不够,不够再盛一碗,蛋饺放开吃……”

张海还说:“我参加工作了,从太仓来到上海。虽然距离不远,但回家的次数却少了,感觉回去也是没什么事情。有一次感冒,我吃了药,一个人昏昏沉沉地躺在房间的床上,

◆ 崔 立

特别地难受。想睡又睡不着,想干什么又干不了。我脑子里就不停地在想,想起了很多的人与事,还想起了家乡,到后面,我竟是想起了妈妈烧的大蒜炒肉,还没起锅就喷喷香。每次,我从上海回到家,妈妈就到我们家门前的地里,拔上几棵新鲜的大蒜,再取上一小团切好的新鲜猪肉,放上油,一颠热炒,起锅,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去撇着吃……我是饿了,还是怎么了?还有,我想起了奶奶,想起了外婆,我还想到了妈妈……”

三个富二代咂吧咂吧嘴,是想说什么吧?

张海说:“我的奶奶,在我 19 岁那年过世;我的外婆,在我 30 岁那年过世了……”

张海还说:“我的妈妈——每回去一次,就发觉妈妈老一次。现在,哪怕工作再忙,每个月的 7 日,我都会回家一趟。7 日,是妈妈的受难日。是生下我的日子。明天,我就要去看看我的妈妈。顺便,也去尝尝妈妈的大蒜炒肉……”

最后,张海说:“奶奶的猪脚黄豆汤,外婆的荠菜鲜肉蛋饺,妈妈的大蒜炒肉,是我吃到的最好的美味。”

三个富二代没有异议,朝张海跷起了大拇指。



卖肉的小伙

◆ 魏福春

这个周末,赵阿姨早早来到菜市场,直奔小伙子的摊位,不料走到近前没见到那张喜庆的笑脸,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中年男子。

小伙子没来?中年男子摇头:不认识。再问旁边摊位的人,一个个不发一语。赵阿姨明白了:受到他们排挤,被赶走了。

午饭时赵阿姨和儿子一说,儿子笑了,说:妈,这事你也要管?赵阿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。

两个月后儿子公司新开了一家“新鲜直送”实体店。开张那天,他特地关照老妈要来捧场。那天赵阿姨穿戴一新兴冲冲地赶了过去,竟然

遇到了小伙子……

原来儿子吃过排骨后,留了个心眼,妈妈又总是夸这小子如何如何,他心里有了想法。经几次观察,又去他家乡考察了生猪养殖场,谈妥了相关事宜,而后派人来找这小子,可是人不见了——费了不少周折,总算在一家饭店里找到了做配菜工的他,小伙子听闻家乡的猪肉有了定点销售的窗口,喜不自禁……

赵阿姨心里那个乐,想找儿子问问为什么瞒着她。忽听身后小伙子:阿姨,想买点什么?赵阿姨开心地说着:大排给我来几斤!



吃 盐

选自《大智度论》
韩伍 改编并画



有个姓田的老秀才,整天躲在书房里,捧了个书本死读,却不大有生活常识。有一次他吃面条,总觉得不好,不断地埋怨老婆,他老婆在他的碗里加了一点盐,味道就好得多了。妻子做菜,经常叫他尝尝咸淡如何。“啊!也是盐的问题。”他想深入研究,或许有点建树,就经常到厨房去转悠,装作没事,偷偷留意妻子做菜:烧豆腐要加一点盐,烧肉放酱油,也是盐的作用,妻子还用盐把买来的小鱼儿腌起来晒干,制成咸鱼,十分下饭。“为什么一定要放盐?”他翻遍书房里所有的书,还是找不到什么答案,搞得头昏脑涨,却毫无结果。

他走访另一位老学究,学究说:“食盐能够使食品味道鲜美,不可一日无盐也。”也讲不出什么名堂来。而老秀才却似乎悟出一个道理:盐一定是最好的东西,平时,妻子过于节俭,只放了一点点,岂有此理!他乘妻子不看见,抓了一大把往嘴巴里塞,哇哇……哇!又咸又苦,如何是好?他发疯似地朝内外跑,前面有一条小溪,他喝了一肚子清水,才稍微好过一点。



死灰复燃

◆ 卢兆盛

老林本来十年前就已戒烟,最近不知怎的,竟又抽起烟来了。

烟民身份恢复了,但,只能算半公开。在单位室外,可以避开人地抽;在家里,只能像“地下工作者”,偷偷摸摸抽。单位几根“烟枪”格外高兴,而老林家里人却绝对高兴不起来,因为他们都坚决反对他抽烟,尤其是他老婆。

这段时间,老林去阳台和卫生间的次数比平常频繁多了,特别是饭后。最先引起警觉的还是老婆,问他怎么回事,老林几句话搪塞过去。但,纸终究包不住火,不久,老林“东窗事发”。

最先发现他抽烟的是读小学三年级的孙子小冬。那天晚饭后,老林又悄悄到阳台过烟瘾。小东正在做语文作业,被用“死灰复燃”造句这道题难住了,正好爸妈都

在外面应酬,没回来,问奶奶,奶奶帮不了忙,小东只好向爷爷“求救”了。

小东一开阳台门,老林慌慌张张急忙把抽了半截的香烟扔到楼下,哪知还是被眼尖的小东看见了,小东大喊一声:“爷爷抽烟!”正在隔壁厨房洗碗的老林老婆听到了,马上跑到阳台,一把揪住老林的右耳朵:“你这个老家伙,不想要命了?怪不得这么久总老往阳台、厕所跑,身上还有股烟味,原来是死灰复燃了啊!”

老林老婆揪住老林耳朵的左手还没松,右手一拍大腿,大叫:“小东,有了!快,就用你爷爷抽烟给‘死灰复燃’造句!”

小东屁颠屁颠跑开了:“谢谢奶奶!哦,也谢谢爷爷!”



【 误会 】

最近,我跟着同事学习养生。其实很简单,就是双手十指分开,相互交叉插缝。我是一根筋的人,练着练着就上了瘾,走着也练,坐着也练,就连吃饭间隙也不闲着,得空就练习交叉插手指。

昨天中午乘地铁,没有

座位我就站着练习插手指,可练着练着就走了神,两手指就对不上缝儿了。

边上坐着一位老大爷,六十多岁的样子,先是我瞅了会,然后慢慢站起身,颤巍巍地说:“小伙子,我看你的手颤抖得比我还严重,还是你坐着吧!”郑玉超

